

禪海 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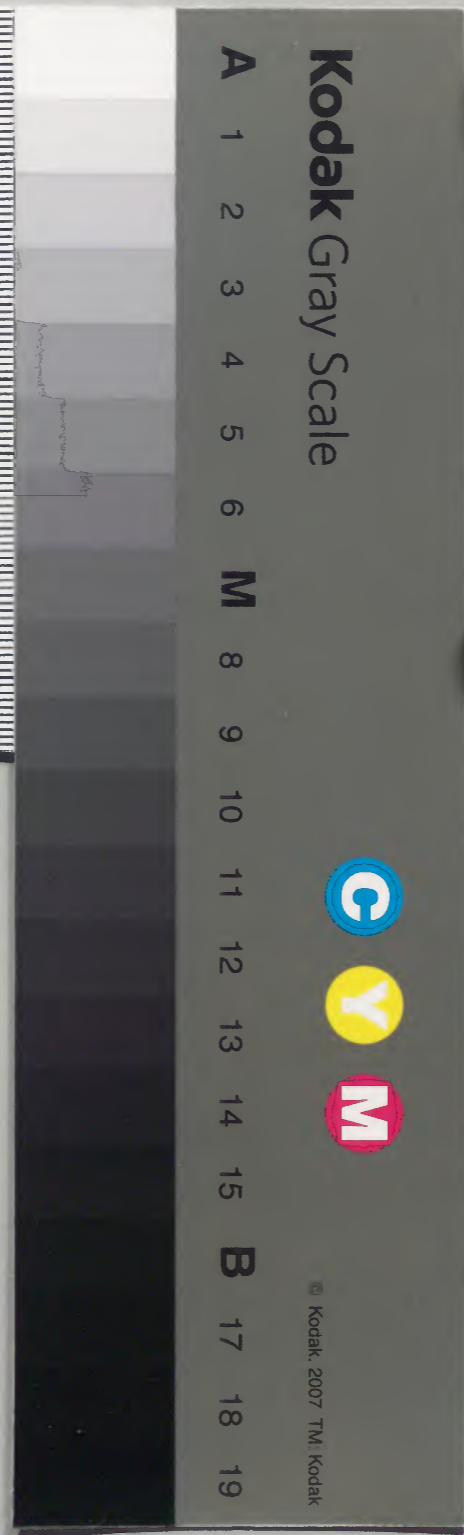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三	一	五	七
二	四	一	〇
一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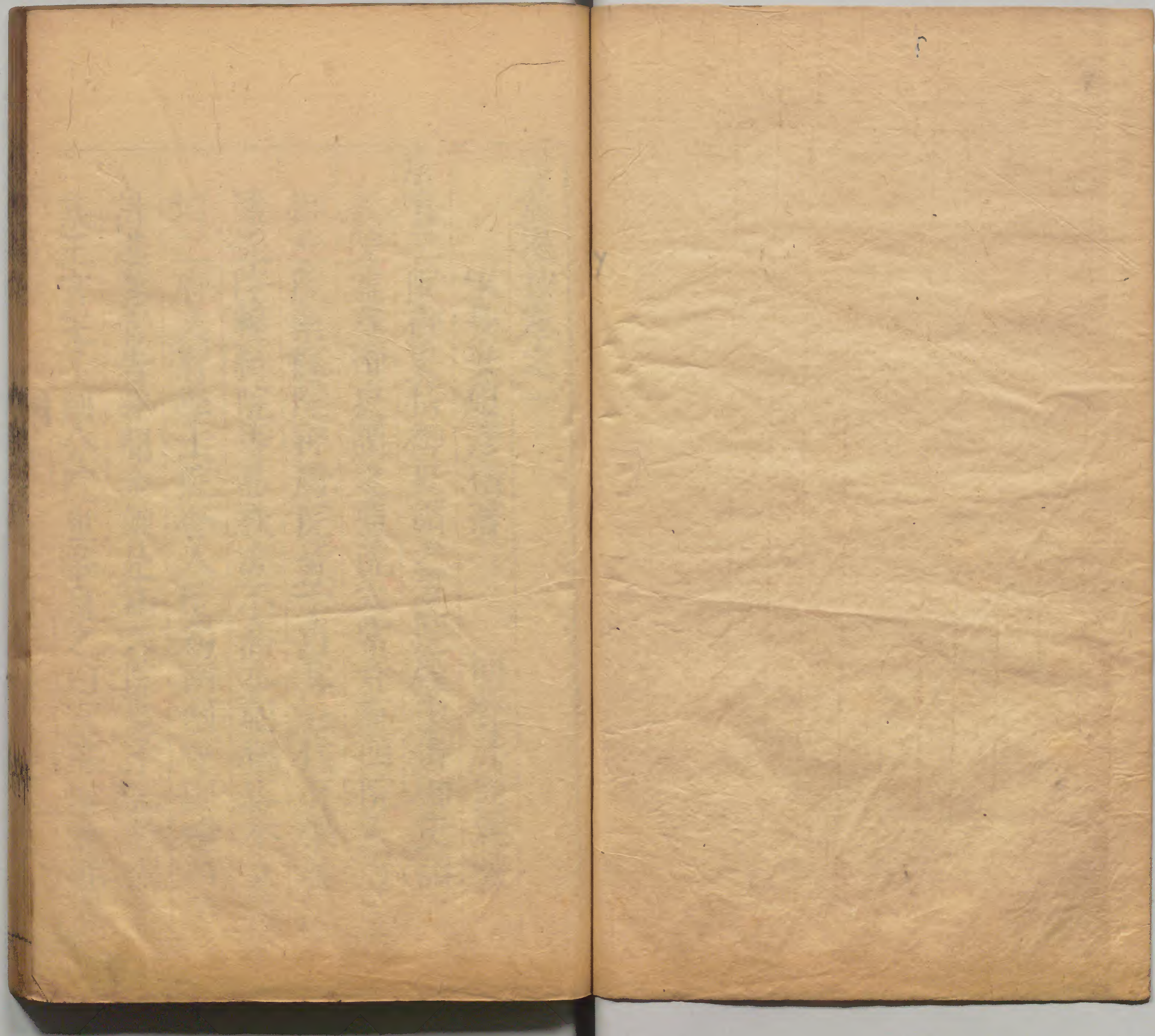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漢	書	類	號
三	一	五	七
三	七	〇	〇
函	架	冊	架

雲簾漫抄 一之四

本取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7	
冊數	100 (51)		
函號	370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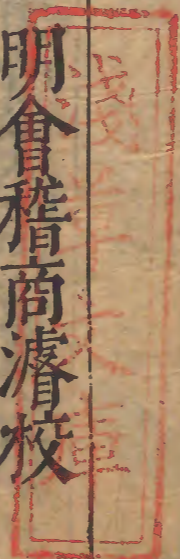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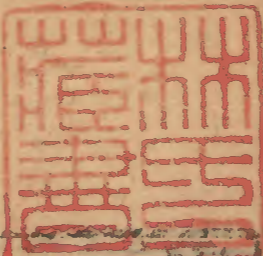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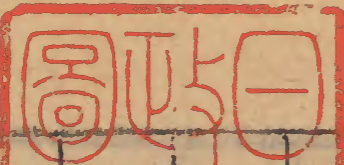


芸麓漫抄卷之一

宋景安趙彥衛著

明會稽商濬校

唐有三院御史侍御史謂之臺院殿中侍御史謂之殿院監察御史謂之監院太常寺有四院天府院御衣院樂懸院神厨院皆子司耳五代有樞密院鹽鐵院糧料院等品秩亦不高本朝樞密本立禮均二府又有學士院舍人院為兩制下則糧料審計進奏官告登聞金鼓是為六院皇子之居謂之某王宮王子則分院世俗目之曰宮院僧寺亦賜



名院而院之爲義始不一矣

唐人多稱使郡守一職也以其領兵則曰節度治財賦則兼觀察以至河堤處置功德之名故楊國忠領四十餘使下逮州郡莫不然其名猥雜本朝多稱官如提領官參謀官檢討官參議官考校官覆考官詳定官參詳官判官推官下至吏胥則有通引官專知官孔目官直省官走卒則有散從官流外有剋梓官陰陽官軍校有輦官天武官之號推其原亦本於唐

古結繩而治二帝以來始有簡冊以竹爲之而書以漆或用版以鉛畫之故有刀筆鉛槧之說秦漢末用縑帛如勝廣書帛內魚腹高祖書帛射城上至中世漸用紙趙后傳所謂赫蹏者注云薄小紙然其實亦縑帛蔡倫傳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重不便於人倫乃用木膚麻皮等則古之紙卽縑帛字蓋從系云故今人呼書曰策子取簡冊之義又曰第幾卷言用縑素也江南行簡處州作槧版而髣髴古制盧仝詩云首云諫議送書至白絹斜封三

道印豈唐人又曾用絹封者耶

靖康元年趙子滌知寧陵縣徽宗既遜位過亳州燒

香道由其邑賜金帶趙時服綠許於綠袍上繫

盤庚將治亳商三篇之書諄諄訓誥既言其不得已

又言諸臣之先以誘之三代之臣皆世族大家枝

葉扶疎根株盤固如魯三桓鄭七穆是也本朝尚

科舉顯人魁士皆出寒畯觀此可見世家氣象

吳志天璽元年吳興陽羨山有石長空十餘丈曰石

室郡表為瑞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封禪國

或為從西

山大赦改明年為天紀即前所云水洞是也山後

有封禪碑土人目曰固碑以其石圓八出如米廩

云字畫奇古歲久多磨滅訪得舊刻以今文寫之

前缺廿六字之字缺三子茲格于上下光被八幽

飛螭動無不歸仁是故缺十賂缺七上尊缺廿靡

不遑假民用不作於是缺二丞相缺二太常缺二

奉迎缺六率禮備義尊敬缺十宮缺廿所臨徘徊

西巡遂基大宮王燭缺三澤缺一清萬民子來不

日缺六延頸跂足缺二來庭柔服以仁缺四日昃

不暇字缺一觀六經旁貫百家思該道根數世陵遲

大繇未光闔立東觀字缺一言建論墳典未詢微間

窮神極化無幽不闡舉逸遠佞寬罪宥刑尊道尚

功嘉善矜弱哀賤愍凶字缺一朽枯上天感應字缺一

踐阼初升特發神夢膺受錄圖玉璽啓自神匱神

人指授金冊青玉符者四日月抱戴老人星見者

一十有七五帝瑞氣黃旗紫蓋覆被宮闕顯著牛

斗者一十有九麟鳳龜龍銜圖召書三十有九青

蛇白虎丹鸞彩鳳魚鳥二十有二白虎白麋白鹿

白兔三十有七白雉白鳥白鵲白鳩一十有九赤

鳥赤雀二十有四白雀白鸞二十有七神魚吐書

白鯉騰船者二靈絮神蠶彌被原野者三嘉禾秀

穎甘露凝液六十有五殊榦連理六百八十有三

明月火珠拱璧琉璃三十有六六貝餘眡餘孕七

十有五大寶神璧水青殼三十有八玉燕玉羊玉

鳩者三寶鼎神鐘神釜夏祝神鬲三十有六石室

山石門石印封石羊字缺一石字缺一天讖彰石鏡光

者一十有七神字缺一頌歌廟靈字缺一者三字缺一石

字缺二湖澤門道應識合謠者五神字缺二僮雲母神

女告徵表祥者三十有七靈夢啓識神人授書著

驗字缺二者十祕記識文玉版紀真者字缺一玉璽玉

印文采光發者八字缺二玉琯玉瓊玉璣玉鈎玉稱

殊輝異色者三十有三玉尊玉盃玉盤玉罍清絜

光朗者九孔子河伯子胥王字缺一壹言天平地成

天子出東門鄂者四大賢司馬徽虞翻推步圖緯

甄匱啓緘發事興運會者二其餘飛行之類植生

之倫希古所覲命世殊竒不在瑞命之篇者不可

稱而數也於是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舍日

惟重光太淵獻行年所值實惟茲歲帝出乎震因

易實著遂受上天玉璽文曰吳真皇帝玉質青黃

解理洞徹拜受祗筵夙夜惟寅夫大德宜報大命

宜彰乃以柔兆涖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革元郊

天祭地紀號天璽實彰明命於是丞相沈大尉璆

大司徒夔大司空朝執金吾修城門校尉歆屯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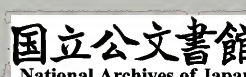
校尉悌尚書令忠尚書昏直晃昌國史瑩靈等僉

以爲天道玄默以瑞表真今衆瑞畢至四表納貢

幽荒百蠻薄海慕化九垓八埏罔不被澤率按典
繇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於吳興國山之陰告
祭刊石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副慰天下喁喁之
望焉中書東觀令史丘信中郎將臣蘇健所具文
大槩言符瑞初無可取故備錄之以見皓之妄有
日矣

韓退之南溪詩據張籍祭文蓋絕筆於此當時同集
者賈島集中有同韓侍郎泛南溪詩籍詩坐有賈
秀才蓋島也二公實同為此遊二集可互証也

周禮鼓人以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
鼗鼓鼓軍事磬鼓鼓役事晉鼓鼓金奏鄭氏注云
雷鼓八面鼓也靈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鼗
鼓兩面鼓也磬鼓晉鼓不言幾面則一面無疑矣
故樂府用其說乃作一鼓而八出或六出四出不
惟不能考擊所謂兩面者但以兩頭有革者便為
兩面則磬晉與鼗鼓無別矣陳祥道禮書釋云八
面六面四面由言八枚六枚四枚按周禮鞀人為
臯陶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鼓



爲臯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鄭司農云鼓四尺謂向四尺司農去周不遠其言當有所據不應前後自異則八面六面四面兩面從可知矣臯有磬折之勢而禮家反不以此爲據何耶古有九州秦漢分置郡縣東漢志仍以九州總之唐改郡爲州統以十二道使本朝多仍唐舊有一州而四名者如會稽郡名越州名紹興府名鎮東軍額有一郡而三名者如吳郡名蘇州府又名平江有一郡而二名者如毗陵郡又曰常州之類是也

又有名交互而難別者如穎州曰順昌府許州曰穎昌府之類

祖宗時三衙軍兵每年揀汰下諸郡養皆優其祿諸郡亦得以守倉庫紹興中沿江大屯倣此淳熙間劉邦翰侍郎乞祗汰見在本軍給半糧自是諸軍始有老弱之人而親戚亦多遂有食不足之嘆

紹興甲寅乙卯間劉麟導虜南侵時車駕駐平江有趙九齡者策士也請決淮西水以灌虜營朝廷不能用已而韓世忠得虜酋約戰書曰聞江南欲決

淮西水以浸吾軍書到之明日虜實退師當時但以爲却敵之功殊不知九齡之力爲多

唐制起居郎起居舍人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卽切處時號螭頭所謂螭首者蓋殿陛間壓階石上鐫鑿之飾今僧寺佛殿多有之或云唐殿多於陛之四角出石螭首不應史云殿下第二螭首也

唐三司使有三凡鞠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爲三司使中葉以後有三司使總戶部鹽鐵度支皇太子監國則詹事左右庶子亦號三司使唐書志道士女冠僧尼見天子必拜今之不拜未知起自何時儀

儀制宰臣使相出使到闕百官城外相見贊請對拜前期差知班申如不判請不集字卽申三省及報百官元祐元年四月文潞公以致仕官不敢依儀制有旨特許書判字

國朝例崇政殿試舉人景福殿考覆自熙寧後以逐殿增置內帑庫屋難以就置幕次遂移於集英殿

見相宋御集

唐國子祭酒李涪刊誤云短書出晉宋兵革之際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行尺牘故羲之嘗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事也啓事論兵皆短而緘之貴易於隱藏

故事百官入朝並乘馬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以雪滑特許暫乘車轎不得入宮門候路通依常自渡江後方乘轎迄今不改

建炎中興張韓劉岳為將人自為法當時有張家軍韓家軍之語四帥之中韓岳兵尤精常時於軍中角其勇健者另為之籍每旗頭押隊闕於所籍中又角其勇力出眾者為之將副有闕則於諸隊旗頭押隊內取之別置親隨軍謂之背嵬悉於四等人內角其優者補之一人背嵬諸軍統制而下與之充禮犒賞異常勇健無比凡有堅敵遣背嵬軍無有不破者見范叅政致能說燕北人呼酒瓶為不嵬大將之酒瓶必令親信人負之范嘗使燕見道中人有負壘者則指云此背嵬也故韓兵用以名

軍寇卽壘北人語訛故云韓軍誤用字耳

朱勗之父朱冲者吳中常賣人方言以微細物博易於鄉市中自唱曰常賣一日至虎丘主僧聽其聲甚驚出觀之但見憇於廡下延之設茶語以它日必貴自是主僧頗周給之其子勗有幹材蔡大師憇平江冲攜以見蔡因得出入門下被使令再入相京屬童貫以軍功補官遂取吳中水窠以進并以工巧之物輸上方就平江爲應奉局百工技藝皆役之間以金珠爲器分遺後宮宮人皆德之譽

言日聞遂取太湖巧石大者尋丈皆運至闕下又令發運司津置謂之花石綱勗與其子汝賢得以自恣每還吳中輒稱降御香張錦帆郡縣官鼓吹以迎之勗所衣錦袍云徽宗嘗以手撫之繡御手於袍上宣和乙巳秋降香過泗州官吏迎見汝賢傳旨揮到城中相見及至亭通名又云承宣歇息久之再通曰睡着矣是冬金人入寇勗父子以小舟東下不敢見人人亦不往見旬日聞京師權貴與內侍來者頗多往往衣皂衫行於市又數日云

上皇已在發運衙人初不信但見坐船一泊於河步緋幕張於船前問之果然又數日軍馬方至街上皂衣人益多所聞貴倖皆在焉董貫亦坐帳中續又問高球於南山把隘徽宗幸發運衙城上亭觀漁又旬日始移幸浙中都人下者愈衆方知虜已逼城南京遣兵來侍衛虜退師以上皇還京師往來皆親至泗州塔下燒香施僧伽鉢孟初淩至親著於僧伽之身初普照寺太半爲神霄宮至是御筆畫圖以半還之寺僧皆歡喜鼓舞上皇初至已將寺之緊要屋退還及回所還益多道流盡折去窻戶之屬及再還併所拆悉取去道流禡氣矣靖康初勛等始被行遣籍入其家云

當塗當水陸之衝素無城壁建炎三年八月得旨勅築時先公爲呂丞相辟督其役儒林郎當塗令鐘大方朝散郎知蕪湖縣周方將朝散郎繁昌丞趙士廡主部夫儒林郎司理叅軍王儔都壕寨欲以閏八月五日興工七月二十九日賊劉犯城十一月十八日金人渡江遂併力興築凡役夫一萬餘

人用夜叉任木等五十餘萬條城成周六里半零
六十五步高三丈門樓月城馬面敵樓悉備開壕
闊十二丈深二丈四年正月旦賊盧進領兵據蕪
湖二月邵青張琪踵至七月崔增圍閉一十七日
至紹興元年五月十六日青領單德忠孫立魏義
間在驅衆數萬駕大小戰艦數千直入姑溪河布
兵圍城劄硬寨開河水以沒堤掘斷援路地方二
百里發火焚民居掠鄉民三千餘人沿江採青薪
壘疑慢道二賊首執刀杵驅逼稍緩卽斬首以屍壘

路一日與城平下瞰城中射火箭燒樓櫓執孕婦
十有二人至城下剖腹取胎以食自十七日至二
十七日晝夜攻擊不息用雲梯三稍五稍大砲百
餘座天橋對樓鵝車洞子四面填壕志在必得先
公召募長槍敢死士下城四壁劫寨乘東風急發
火燒賊壘慢道風猛火盛延燒賊砲鵝車洞子雲
梯賊救接不暇驅強壯無殘疾鄉人衣以錦綉巾
裹擁至江口剖腹取心欲祭轉西風反燒樓櫓官
軍劫中賊寨連夜接戰殺死賊兵不計其數頭頂

賊首往往中箭砲昇歸及相度得姑溪河水面高
於賊營遂於二十六夜募軍民下城決河水勢湍
急滄浸賊寨計窮遂於二十七日申時拔寨順流
而去凡守禦十有二日是時先公中流矢得歸朝
人叅議馬觀國萬金良劑卽褰瘡巡城士氣鼓作
卒保一城生聚

台州臨海縣章安祥符寺法堂有高廟御坐寺僧師
顏年八十餘矣能言東巡事云時年方十四事悟
講主建炎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民間謹言天子

航海東來泊金鰲山下二十八日平明有十六人
皆衣戰袍步自金鰲入寺有黃領者坐頃之間寺
有素食否時方修歲懺乃取炊餅五枚以進之食
其三已又食其半悟講主復擷園蔬芣以薑鹽進
之有旨取一內人乃借民間小竹輿乘之以來立
語良久復令登舟晚遂復幸金鰲凡留十四日始
航海幸永嘉又留四十五日復航海幸金鰲又留
八日忽聞六軍皆呼萬歲捷書至也於是航海由
四明還紹興李正民侍郎乘桴錄云巳酉十二月

倚寺僧今別造以黃蒙之壁間有詩云黃帽當年
駕舳艫東浮鯨海出三吳中興事業風波惡好作
君王坐右圖不著姓氏

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子字皆章草朽敗不可
詮次得此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
得車騎將軍幕府文書上郡屬國都尉二千石守
丞廷義縣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
畔羗急急如律令馬四十四匹驢二百頭日給內侍
梁師成得之以入石未幾梁卒石簡俱亡故見者

殊鮮吳思道親睹梁簡故賦其祕古堂云異錦千
囊更妙好中有玉奩藏漢草榮次新吳出也得其
模本示余按章草今在世益少唯急就章見在并
諸帖所傳耳然急就轉模失真愈遠官帖章草皇
象索靖等書與張芝叟所珍鷓雀賦又率是贗作
黃長獻已嘗辨於東觀餘論然則此檄當爲今章
草第一也米元章淮鱗帖卷內稱章草乃章奏之
章今攷之既用於檄則理容槩施於章奏蓋小學
家流由古以降日趨於簡便故大篆變小篆小篆

變隸比其久也復以隸爲繁則章奏文移悉以章
草從事亦自然之勢故雖曰草而隸筆仍在良由
去隸未遠故也右軍作草猶是其典刑故不勝爲
冗筆逮張旭懷素輩出則此法掃地矣但檄文討
羌歲月與史不合此史誤無疑黃長獻已詳辨不
復述急急如律令漢之公移常語猶今云符到奉
行張天師漢人故承用之而道家遂得祖述

史記龜策傳孔子曰日爲德而君天下屬於三足之
鳥月爲刑而相位見食於蝦蟇盧仝月蝕詩蓋用

此事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中其九
日日中九鳥皆死又山海經墨齒之北曰暘谷居
水中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鳥春
秋元命苞云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鳥

清微子服飾變古錄云燕脂斜製以紅藍汁凝而爲
之呂賜宮人塗之號爲槐花粉藍地水清合之色
鮮至唐頗進貢惟后妃得賜曰燕脂崔豹古今注
云燕支葉似蘇花似蒲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燕支
中國亦有紅藍以染粉爲婦人色謂爲燕支粉今

人以重絳爲燕支非燕支花所染也燕支花自爲紅藍耳舊謂赤白之間爲紅卽今所謂紅藍也西河舊事云失我祁連嶺使我六畜不蕃殖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北方有焉支山山多藍北人採其花染緋取其英鮮者作燕脂本草紅藍花堪作燕脂生梁漢及西域一名黃藍博物志云黃藍張騫所得今滄魏亦種近世人多種之收其花俟乾以染帛色鮮於茜謂之真紅亦曰乾紅目其草曰紅花以染帛之餘爲燕支乾草初漬則色

黃故又爲黃藍也史記貨殖傳若干晦卮茜徐廣注云卮音支鮮支也茜音倩一名紅藍其花染繒亦黃也又知今之紅花乃古之茜而今之茜又謂之烏紅係用蘇木棗木染成非古之茜矣

江海之有潮辰刻不移昔人嘗論之山海經則以爲海鱗出入穴之度浮屠書以爲神龍之變化竇叔蒙海嶠志以謂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賦以爲日出于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以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獨徐明叔傳墨卿高麗錄云天包水水承

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大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
峙且與元氣升降互為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
船中者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浮則海
水溢上而為潮及其氣降而地沉則海水縮下而
為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為陽而陽之氣
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為陰而陰
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夜合陰陽之氣
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
晷繫乎日升降之數應乎月日臨於子則陽氣始

升月臨乎午則陰氣始升故夜潮之期月皆臨子
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又日行遲月行速應遲二
十九度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
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日亦臨午焉且
晝即天上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
月速漸東至午漸遲東而潮亦應之以遲于晝故
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夜此所以一日午時二
日午末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
七日酉時八日酉末也夜即海下而言之天體東

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漸西至子漸遲西而潮亦應之以遲於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晝此所以一日子時二日子末三日丑時四日丑末五日寅時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也且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爲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於餘日

世目狀元第二人爲榜眼第三人爲探花郎秦中歲時記云期集謝恩了從此便著被袋篋子驪等仍於曲江點檢從物無得有關闕卽罰錢便於亭子小宴召小科頭同一作國樂至暮而散次卽杏園初宴謂之探花宴便差定先輩二人少俊者爲兩街探花使若他人折得花卉先開牡丹芍藥來者卽各有罰

云上翰林柳學士璵其謬至顯榮皆承闕乏昨者
璽書慰勉蘭省遷超雖上意欲壯於軍威在外臣
轉深於官謗此皆學士曲垂獎會潛爲扶持繼音
客於北風爲主人於東道况兼姻媾早接清華推
魏公感外家之情用何氏奉諸姨之敬念深外妹
亦愛愚夫不然則安得道已隔而分更敦官轉尊
而志愈下藏之不忘佩以彌芳思奉水霜邈同雲
漢仰計亘霄路於高閣隔人烟於禁垣嘯傲霞高
從容日近閑揮彩筆時弄紫泥益彰叔鸞鶴之姿
轉映王恭神仙之狀便當乘灝氣濯弄瑤池乘陰
陽之鑪鍾輔天地之橐籥異時獲賜今日先知瞻
望風猷常在魂夢某再拜又侍郎頡頏重霄騰稜
迥漢刻名仙館絕蹟人寰潤飾洪猷承迎中旨金
莖瑞露雲表先嘗玉輦靈桃牕間暗識方鉉獨步
誰敢爭衡况藝奮神工時推妙翰鳳鸞異態龍虎
殊姿白首何人墨池誰子後生是畏前聖有言若
非思與神凝韻無俗累則安能致茲道逸超彼等
夷窮鍾蔡之楷模入王張之閩域往者常相公嘗

謂侍郎能以書諫者今則行執陶鈞坐登台輔終
提一筆以絕百僚後命之來延頸而俟其素無勲
效叨濫寵榮一授藩垣兩遷官秩猶以處牀操扇
相識孤虛跨馬彎弓未爲遲暮誓將丹懇以奉休
明所冀侍郎猥錄孤微終重庇遇使其晚節無愧
平生下情云云前輩俱跂爲柳筆然非柳亦不能
造此但啓中有筆諫之語豈它人上柳啓柳自書
之耶當有辨之者

近世行狀墓誌家傳皆出於門生故吏之手徃徃過
實人多喜之率與正史不合如近日蜀本東都故
事趙普傳與正史迥然如兩人正史幾可廢前輩
嘗以邵氏聞見錄與石林避暑燕居錄等以歲月
參之皆不合汪彥章集有題陳文惠公逸事後云
文惠陳公相仁祖每內批夜下不過十刻一日夜
分有御封至公不啓封來日袖進曰今中宮虛位
張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請正母儀非陛下本意
仁祖首肯曰姑置之貴妃卽退冊温成皇后也當
時墓碑不敢書公之曾孫衮始錄以示人按李氏

長編辨此事云文惠公以景祐四年拜相寶元元年三月罷温成以康定元年十月自御侍選才人距文惠罷相凡二年餘雖當時已被寵幸不應諛臣便有正位中宮之請汪所見衮說非是實也其它徃徃類此

漢刺史以八月巡行所部歲盡詣京師奏事不言所處之地唐戴叔倫撫州刺史廳壁記云漢置十三郡刺史以察舉天下非法通籍殿中乘傳奏事居靡定處權不收人其言必有據又江西節度觀察

判官壁記云開元二十年四方都會之州各置採訪使以總覆囚按察之任使臣有土自此始也乾元二年天下聚兵罷採訪而加防禦尋代之以專征而討逆伐叛則以節度主之其間復置觀察而悉與三使並唐書載建置領不詳故併記之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温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備衆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爲贄今有唐詩數百種行於世

者是也王荆公取而刪爲唐百家詩或云荆公當刪取時用紙帖出付筆吏而吏憚於巨篇易以四韻或二韻詩公不復再看余嘗取諸家詩觀之不惟大篇多不佳餘皆一時草課以爲贅皆非其得意所爲故雖富而猥弱今人不曾考究而妄譏刺前輩可不謹哉

本朝之文循五代之舊多駢儷之詞楊文公始爲西崑體穆伯長六一先生以古文倡學者宗之王荆公爲新經說文推明義理之學兼莊老之說洎至

崇觀黜史學中興悉有禁專以孔孟爲師淳熙中尚蘇氏文多宏放紹熙尚程氏曰洛學

景祐元年四月上謂宰臣曰近年以來陰陽不順卦氣乖舛此必應天之道有未合於天心而違於人意者宜推明咎徵之本臣僚上言早歲陳彭年等定中外醮儀聖祖天尊在北極之上伏緣北極大帝總領萬物主宰中極聖祖司命真君因薦尊號驟居紫微帝君之上既定位非順自茲天下郡縣多致災傷伏望重行詳定禮院詳定當院與道衆

參詳天下道觀聖祖每遇醮設於本殿供獻聖祖
天尊及六位仙官郎與衆真各無相妨仍別用青
詞奏告如無聖祖殿處卽別設醮位爲便從之後
道士欲得聖祖雜於其間以重其教復合之自渡
江朝廷作醮亦從其說老氏之教本以清虛澹泊
爲本五千文不可易也故竇太后漢文帝用之皆
能治國外又有方士神仙家祠官太祝與夫按摩
導引書符呪水史記皆以家名初未嘗合也秦皇
漢武始好神仙方士祠祝始有觀始皇曰吾慕真
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旁二百里內宮觀
二百七十複道相通於此候神仙漢武故事於上
林作飛廉觀高四十丈長安作桂館益壽館以候
神人猶未居道士元帝被疾遠求方士漢中送道
士王仲都能忍寒遂卽昆明觀處仲都故自後道
士所居曰觀六朝多曰館亦武帝故事後魏嵩山
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以其教太冷淡無所
得自言遇老子降授以辟穀輕身之法及科戒二
十卷崔浩師事之始合爲一已見通鑑唐置崇玄

學專奉老氏配以莊列道家者流以謂天地未判
有元始天尊爲祖其次有道君以闡其端老子以
明其道老子乃李氏之祖取郊祀配天之義以尊
之號曰三清然未嘗殿而祀之本朝更定醮儀設
上九位失於詳究以昊天上帝列於周柱史之下
故景祐有此施行謂宜倣景祐之制少變之奉三
清於殿以爲教門之祖若醮則祭昊天上帝於壇
以爲百神之宗庶不失崇敬之義亦唐崇玄學之
舊醮儀當更爲奏章之制而去其邀迎之僭庶景

覲來臨矣

姓氏後世不復別但曰姓某氏雖史筆亦然按史記
帝紀注引春秋左氏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
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
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
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注者云天子賜
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
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自出解
春秋者云因生以賜姓者謂若舜之媯禹之姁伯

夷之姜是已胙之土而命之氏者若舜之有虞禹
之有夏伯夷之有呂是已於字則叔牙季友展無
駭臧僖伯是已於謚則文武成宣宋戴惡衛齊惡
是已於官則司馬司徒之類是已於邑則韓魏趙
是已詳此諸侯既命於天子爲某公侯則是命之
氏諸侯位卑不得賜姓其有以王公及以字爲氏
或以官以邑既無土可分則姓與氏無別注史記
者所以有族者姓之別名之語姓者統百世如周
姓姬氏所以別子孫如魯衛毛聃邾晉應韓之分

又春秋之時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孫則稱
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
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爲大
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此諸侯不
得命氏而得命族之例也從可知已若夫易云黃
帝堯舜氏作堯舜雖非姓氏既是天子當一代稱
曰堯舜氏義亦通此又不拘姓氏之例也

後漢徐穉孺子傳云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
儉禮遜所居服其德屢辟公所不起時陳蕃爲豫

章太守以禮請為功曹穉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
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收之及陳蕃傳不書
此事却云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
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
置一榻去則收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而司
馬溫公通鑑亦祇書徐穉事不及周故周璆之名
益不顯細考之蓋陳蕃能尊敬賢士為豫章太守
則下徐孺之榻為樂安太守則下周璆之榻范曄
不能發明之耳

正月日日世俗皆飲屠蘇酒自幼及長或寫作屠蘇
千金方云屠蘇之名不知何義按梁宋懷荆楚歲
時記云是日進椒栢酒飲桃湯服却鬼丸敷于散
次第從小起注云以過臘日故崔實月令過臘一
日謂之小歲又曰小歲則用之漢朝元正則行之
晉世蓋漢嘗以十月為歲首也又云敷于散即胡
浴方云許山赤散並有斤兩則知敷于音訛轉而
為屠蘇小歲訛而為自小起云

自東京至女真所謂御寨行程東京四十五里至封

丘縣皆望北行四十五里至胙城縣腰頓四十五里至渡河沙店四十五里至滑州館二十五里至濬州七十里至湯陰縣腰頓三十五里至相州安陽館六十里至磁州滏陽驛腰頓七十里至邯鄲縣館四十里至臨洛鎮七十里至信德府邢臺驛三十五里至皇甫村驛柏鄉縣五十里至趙州平棘驛一百里至真定驛六十里至新樂縣五十里至中山驛五十里至望都縣七十里至保州金臺驛四十里至保州梁臺驛三十里至固城五十里

至馬村鋪五十里至涿州本道館六十里至良鄉縣六十里至燕京水平館始望東行六十里至潞縣九十里至三河縣七十里至薊州八十里至永濟務九十里至七箇嶺九十里至平州八十里至新安縣六十里至潤州自此皆沿海行四十里至遷州八十里至萊州八十里至隰州八十里至淘河島八十里至胡家務八十里至新城八十里至梯巴寨六十里至倉官寨三十里至廣寧府三十里至顯州五里至東館八十里至兔兒壩八十里

至梁虞務六十里至遼河大口平津館七十三里
至廣州廣平館復望北行七十里至瀋州樂郊館
八十里至興州興平館五十里至銀銅館九十里
至咸州咸平館三十里至宿州宿寧館八十里至
賈道鋪懷方館四十里至楊八寨通遠館五十里
至合叔孛董鋪同風館三十六里至義和館五十
里至如歸館四十里至信州彰信館七十里至勝
州來德館五十里至山寺鋪會方館五十里至威
州威德館五十里至龍驤館六十里至詳州常年

館六十里至濱州混同館六十里至高平館四十
里至同流館五十里至沒搭合孛董菜同館七十
里至烏龍館三十里至虜寨號御寨今之使虜者
止至燕未有至烏龍館者長安圖元豐三年五月
五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府事汲郡呂公大防
命戶曹劉景陽按視邠州觀察推官呂大臨檢定
其法以隋都成大明宮並以二寸折一里城外取
容不用折法大率以舊圖及韋述西京記爲本參
以諸書及遺迹考定太極大明興慶三宮用折地

法不能盡容諸殿又為別圖漢都城縱廣各十五里周六十五里十二門八街九陌城之南北曲折有南斗北斗之象未央長樂宮在其中未央在西直便門長樂在東直社門隋都城外郭縱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廣十八里百十五步周六十七里高一丈八尺東西南北各三門縱十一街橫十四街當皇城朱雀門南北九里一百七十五步縱十一街各廣百步皇城之南橫街十各廣四十七步皇城左右各橫街四三街各六十步一街直安福

延喜門廣百步朱雀街之東市一坊五十五步治之街之西市一坊五十五步長安治之坊之制皇城之南三十六坊各東西三門縱各三百五十步中十八坊廣各三百五十步外十八坊廣各四百五十步皇城之左右共七十四坊各四門廣各六百五十步皇城左右之南六坊縱各五百五十步北六坊縱各四百步市居二坊之地方各六百步四面街各廣百步而各二門皇城縱三里一百四十步廣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周十七里一百五十

步縱五街橫七街百司居之北附宮城南直朱雀
門皆有大街各廣百步東西各二門南三門大極
宮城廣四里縱二百四十步周十三里一百八十
步高三丈五尺東一門西二門南六門北三門宮
城之西有大安宮唐大明宮城在苑內廣二百一
百四十八步縱四百九十五步東北各一門南五
門西二門禁苑廣二十七里縱三十里東一門南
二門北五門西內苑廣四里縱二百四十步各一門
東內苑廣二百五十步縱四里九十五步東一門
以渠道水入城者三一日龍首渠自城東南導澇
至長樂坡灑為三渠一北流入苑一經通化門興
慶宮由皇城入太極宮二曰永安渠導交水自大
安坊西街入城北流入苑注渭三曰清明渠導坑
水自大安坊東街入城由皇城入太極宮城內有
六高岡橫列如乾之六爻初隋建都以九二置宮
室九三處百司九五不欲令民居乃置玄都觀興
善寺此後漢隋唐宮禁城邑之制而西京記云街
東西各五十四坊六典注西市居其中西坊之地

凡一百一十坊今除市居二坊餘各五十五坊當以六典注爲正又六典注土閣之西延英李庚賦東則延英耽耽當以唐賦爲正又西京記大興城南直子午谷今據子午谷乃漢城所直隋城南直石鼈谷又唐志大明宮縱一千八百步廣一千八十步今實計縱一千一百一十八步廣一千五百三十五步此舊說之議也唐高宗始營大明宮於丹鳳後南開翊善永昌二坊各爲二外郭東北隅永福二坊築八廡先天以後爲十六王內宅又高

宗以隆慶坊爲興慶宮附外郭爲複道自大明宮經過通化門蹬道潛通以達此宮謂之夾城又制永嘉坊西百步入宮外郭東南隅一坊始建都城以地高不便隔在郭外爲芙蓉園引黃渠水注之號曲江明皇增築興慶宮夾城直至芙蓉園又武宗於宣政殿東北築臺曰望仙今人誤以爲蓬萊山武宗又脩未央宮爲通光亭宣宗修憲宗遺迹於夾城中開便門自芙蓉園北入至青龍寺俗號新開門自門至寺開敦化以北四坊各爲二此遷

改之異也大抵唐多仍隋舊故呂公受其制度之
密而傷唐人冒襲史氏沒其實遂刻而爲圖故誌
之

漢以司徒司馬司空爲宰相蓋六國時有此三卿漢
採用之但改司馬曰太尉殊不知周制天子六卿
大國三卿三卿蓋諸侯之制漢人祇採六國之舊
而不知周家天子故事失之矣

釋氏智論云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察人善
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二六十月則照東三七

十一月則照西四八十二月則照北唐太宗崇其
教故正五九月禁食葷百官不支羊錢迄今不改
陰陽家襲其說不知其義乃曰臣下屬商本朝以
火德故臣下避之其法始於唐唐以土德豈亦有
所避耶郭公元邁字英遠其先籍開封自高祖知
由任於吳因家焉英遠少孤能自立政和初由鄉
貢入上庠宣和中上舍高宗駐蹕維揚英遠隨駕
免省時募使虜通兩宮者聞人魏行可請行英遠
亦慨然上表感動天聽補右武大夫和州團練使

爲之副既次河朔子弟皆泣下英遠曰吾有尺紙
付汝到家可啓封後開緘首云出疆當艱棘時尤
難保其全身已許國何暇有二而已既至貽書虜
帥粘罕反覆論辨州兵利害乞歸二聖旋被拘留
紹興壬戌忠宣洪公尚書歸自虜奏王倫與公以
身殉國詞極剴切既而朱公弁亦以使事還乃言
在燕及宜州時與英遠倡酬攜其親染詩文數篇
以歸屬對警拔翰墨精妙誠可寶奉使張公邵自
軍前回有奏劄云自靖康迄于建炎使於虜而不

返者數人若陳過庭聶昌同馬林滕茂實崔從魏
衍可郭元邁臣嘗有請于虜已挈崔從魏衍可之
襯以歸命下發道而魏衍可之襯有挈之往中立
者乃不果而崔從之襯余人付臣護之而來潼置
之臨安府城內妙行寺已賜檢舉特與鄭典訪其
親卽官郡葬之又張卓自建炎二年七月二十日
自建康奉旨差充祭使祭崔尚書十都轄于虜中
今月二十三日入界經二十三年還朝有書二奏
狀一功向爽節陰奉使侍郎司馬朴冕在真宣府

樞密宇文虛中一行人見在會寧府尚書洪浩見
在幽州混同江文東王陽左丞私第教導子弟尚
書崔履子宜州身亡副使郭元明見在宜州侍郎
魏行可示興中府身亡副使郭元邁尚書張邵副
使楊憲拜官屬崔洲昔並在宜州已上奉使官吏
並不鬚頭換官郭初離闕許補五資恩澤已得其
三云

尚書至于岱宗柴又柴望大告武成柴雖祭名考之
禮焚柴泰壇周禮升烟燔牲首則是祭前焚柴升
烟皆求神定義因爲祭名後世轉文不焚柴而
燒香當于迎神之前用爐炭蒸之近人多崇什氏
蓋西方出香什氏動輒燒香取其清淨故作法事
則焚香誦呪道家亦燒香解穢與吾教極不同今
人祀夫子祭社稷于迎神之後奠幣之前三上香
禮家無之郡邑或用之

韓紉字子禮父盈胄祖蹈之荆南曾祖公彥之紹興
八年任潭州判官上書論和議之非知州李昭祖
得其副本申朝廷得旨韓紉小官動搖國是降官

總管循州告詞云守臣坐汝之罪來上及到貶所
又為將官韓京所招舉家死

終

入既夫千派出嬰千應廟之刻莫帶之簡三土香
眼焚香請與嚴家亦熟香翰難與吾焚赫不同今
蓋西丈出香十升陣陣熟香如其青爭若計去
焚香當千變麻之簡用熟與蒸之役人參香
歐香末味或美因益祭各公世轉文不

三麗漫抄卷之三

宋景安趙彥衛著

明會稽商濬校

朱雀玄武青龍白虎為四方之神祥符間避聖祖諱
始改玄武為真武玄冥為真冥玄樛為真樛玄戈
為真戈後興醴泉觀得龜蛇道士以為真武觀繪
其像為北方之神被髮黑衣仗劍蹈龜蛇從者執
黑旗自後奉祀益嚴加號鎮天祐聖或以為金虜
之讖

今人呼洗為沙鑼又曰廝鑼國朝賜契丹西夏使人

皆用此語究其說軍行不暇持洗以鑼代之又中原人以擊鑼為飾鑼東南方亦有言之者飾沙音相近飾文為廝又小轉也書傳日養馬者為廝以所執之鑼為洗日廝鑼軍中以鑼為洗正如秦漢用才斗可以警夜又可以炊飯取其便耳
世傳遁甲書甲既不可隱何取名為遁及讀漢郎中鄭固碑有云逸遁退讓遁即循字盖古字少借用非獨此一碑也則知遁甲當云循甲言以六甲循環推數故也

秦越絕書隋經籍志云子真其書雜記秦漢事疑後之所贗內載春申君李園事史記戰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之名僅見于此其策畫始終皆出女環尤為異已至書烈王死后李園殺春申君不于子吳又立其子為假君皆與史記戰國策不合
自浙江東南溪行而溪水淺湍急深五七寸碎石作底小者如彈大者不過盆碗齒，每數五色可愛行三五步一灘即四邊或上流有擁起碎石或如堆阜或如堤堰水勢噴激怒奔如瀑而舟人所用

器特与官舟異。篙用竹扣鐵鑽。又有肩篙。另篙皆用木扣。另讀如列書某字於其上。每遇催碇郎舟師足踏檣竿。手執篙。仰卧空中。摧舟忽翻身。落舟上。覆面向水。急撐。謂束身擲篙。舟師每呼扇篙頭。篙轉。篙身篙搶。篙諸人輒舂聲。和曰嗷。諸人皆齊力蔥打。所謂扇篙者。覆面向水。用扇撐。所謂頭篙者。覆身向水。用頭撐。轉篙者。自身左移。再右轉。身篙者。或仰面。即覆面。覆面。即仰面。云。搶篙者。舟尾有穴。每諸篙出水。即一人急用一木挺。搶船。

尾蓋恐舟復下也。一舟復數人自水牽挽。水深處亦不過膝。自處之青田至溫相行石中。水既湍急。必欲令舟屈曲蛇行。以避石。不然則碎溺為害。故土人有紙船鐵稍工之語言。寄命于舟師也。厥惟難哉。

近世官中行遣多用勸勉二字。考之經。其說有二。謂之勸。則不出于自然。而已樂為之。謂之勉。則出于自然而人強勉之。故詩言勸以義。則功非出於自生。詩言勉其夫以正。則勉非出于得已。

世俗歲將除鄉人相率爲儺俚語謂之打野胡按論語鄉人儺朝服立於祚階注大儺驅逐疫鬼也亦呼爲野雲戲今人又訛且

永安諸陵皆東南地穹西北地垂東南有山西北無山角音所利如此七陵皆在嵩山之北洛水之南雖有岡阜不甚高直爲形勢自永安縣小攷山觀安昌熙三陵在平川栢林如織萬山來朝遙揖嵩少二陵栢林相接地平如常計一百一十三頃方二十里今紹興攢宮朝向正與永安諸陵相似蓋

取其塌於音利有上皇山新婦尖一隆祐攢宮正在其市一崑崙禹本紀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遊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河圖云崑崙天中柱氣上通天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云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爾雅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理琳瑯玕焉又曰三成爲丘注云崑崙山之重故以名昔人引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石崑崙之丘其下有溺水之淵環之又

曰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今按山海經內崑崙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禾面有九折以玉爲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淮南子曰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有木禾珠樹玉樹瑄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際樹在其北十洲記云崑陵卽崑崙中狹上廣故曰崑崙山有五角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積金爲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

臺五所玉樓十二神異經云崑崙有銅柱焉其高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十里圓周如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所居又一說云大五嶽者中嶽崑崙在九邊中爲天地心神仙所居五常所理博雅云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張騫渡西海至大秦大秦之西烏遲國烏遲國之西復有海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援神契曰河水上應天河山海經崑崙山有

清河黃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東北陬向東南流爲中國河爾雅曰河出崑崙虛色白渠凡千七百所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淮南子河出崑崙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也水經云崑崙三仞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閼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淮南又云懸圃閼風樊桐在崑崙閼闔之中東漢明帝永平十七年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東騎都尉劉出煌燉崑崙塞擊破白水虜于蒲類海上海章懷太子注謂崑崙

山名因以爲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周穆王見西王母于此山有石室上母臺則又知周穆王西遊初不出中國云凡諸書言崑崙悉注于此

古之聖王諱世皆不知避有一時暴起且僭僞之主至今諱而不改者如昭穆本作招穆讀以晉文帝諱改呼韶城避朱梁諱改曰州如東都州南州北州是也代字本作茂以李唐諱改云武或曰務浙人避錢氏諱改劉爲金果有石榴呼曰金櫻江東

人以楊行密諱呼蜜為蠶糖大一十神有君基民
基避唐明皇諱改作寨至今不改本草有薯蕷避
唐代宗諱改云薯藥避英宗諱又改為山藥則與
薯蕷似不相干今當云山蕷可也

處子賤或寫作密子賤按顏氏家訓處字從走下必
字從宀下必俱為孔子弟子宓子賤處義之後俗
字以為宓或復加山子賤碑云洛南伏生即子賤
之後是知宓之與伏古來通用說文音密

說文羿帝嚳時射官山海經云堯時十日並出堯命
羿射其九商書曰有窮后羿則羿是射官世有其
人非一人也

東坡先生既得自便以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還次京
口時童子厚丞相有海康之行其子援尚留京口
以書抵先生其惶恐再拜端明尚書台座某伏聞
旌旆還自南越楊舫江海躡履嶺嶺執事者良苦
數歲以來險艱備至殆昔人之所未嘗非天將降
大任者豈易堪此竊惟達人大觀俯仰陳迹無復
可言不審即日尊體動止何似伏念某離遠門墻

于今九年一日三月何可數計傳聞車馬之音當
歡欣鼓舞迎勞行色以致其積年慕戀引領舉足
崎嶇盼望之誠今乃不然近緣老親重被罪憂深
慮切忘寢與食始聞後命方在浙東卽欲便道省
覲又顧幼穉須攜挈致之今暫抵此治任暴糧且
暮遠行交親往來一切皆廢此則自儕於衆人宜
其所以未獲進見者某於門下豈敢用此爲解舍
館定然後求見長者是爲有罪况乎不克見者乎
逡巡猶豫事爲老親固當審慮耳邇來聞諸道路

之言士大夫日夜望尚書進陪國論今也使其不
得見豈得泊然無意哉尚書固聖時之著龜竊將
就執事者穆卜而聽命焉南海之濱下潦上霧毒
氣薰蒸執事者親所經歷於今回想必當可畏老
親以益高之年齒髮尤衰涉乎此境豈不惴惴但
念老親性疎豁不護短內省過咎仰戴上恩庶有
以自寬節飲食親藥物粗可僥倖歲月不然者借
使小有愆懣之情悴于胷次憂思鬱結易以傷氣
加以瘴厲則朝夕幾殆何可忍言况復爲淹久計

哉每慮及此肝膽摧落是以不勝犬馬之情子私
其父日夜覬幸聖上慈仁哀矜耆老沛然發不虞
之詔稍弛罪罟尚得東歸田里保養垂年此賤微
之禱悲傷涕泣斯須顛沛不能忘也儻聞焉而執
事者以爲未然使其也將何以爲懷誠不若匍匐
而徙自庶幾之爲愈也倘以爲可覬也固愚情所
欲聞然而旬數之間尚書奉尺一還朝廷登廊廟
地親責重所忖度者幸而旣中又不若今日之不
克見可以遠迹避嫌杜讒慝之機思患而豫防之

爲善也若乃世故多端紛紜輾轉雖彌日信宿未
可盡剖勃鞞所謂君共知之矣寧須多言獨恨九
年之間學不益博文不益進以此負門下然古人
有聞之而不言能之而不爲存之而不論者竊嘗
留意焉未若而得之也請候它日仰叩緒論不勝
拳拳之情敢言之執事者伏惟財幸暑溽異甚伏
望保護寢興萬萬珍重不宣其惶恐再拜先生得
書大喜顧謂其子叔黨曰斯文司馬子長之流也
命從者伸楮和墨書以荅之某頓首致平學士其

自儀真得暑困卧入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見茫然不知致乎在此辱書乃漸醒悟伏讀來教感歎不已某與丞相定交四十餘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懷可知但已往者更說何益惟論其未然者即今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魚所知建中靖國之際又恃以安海康風土不甚寒寒熱皆適中舶到時日方物多有苦昆仲先于蘭客川廣舟中準備密當要用藥若干去自治之餘亦可及鄰里鄉

黨之相知者內外丹備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用故也今茲閑放正宜成此然可用內養丹切不可服外物也其在海外曾作續養生論一首甚願寫寄病困未能到毘陵定疊檢獲當錄呈也所云穆卜反復究繹必是誤聽紛紛見及已多第得安此行爲幸矣幸更徐聽其審又見今病狀死生未可必自半月來日食米不半合見食即先飽今且歸毘陵聊自欺此我里庶幾且少休不即死書至此困憊放筆太息而已某頓首再拜致平學士閣

下六月十四日此紙乃一揮筆勢翻翻後又寫白
木方今在其孫洽教授君處既歸宜興七月疾革
折簡錢世雄云云徑山老惟琳來問疾有偈云扁
舟駕蘭陵日換舊風物君家有天人雌雄維縻詰
我口荅文殊千里來問疾若以偈相答霜柱皆笑
出先生荅云云蓋與惟琳世雄問荅而終乃二十
八日也今刊行先生年譜不載此以補闕文云先
生集中有荅致中書而章書人多不曾見故不能
曉其荅意元祐三年先生知舉時致平爲舉子初

致平之文法荆公既見先生知舉爲文皆法坡遂
爲第一逮揭榜方知子厚子

青箱雜記載南唐徐鉉至義興讀漢太尉許誡碑其
陰有八字云談馬礪畢王田數七莫曉其指鉉以
黃絹幼婦語意求之云此謂許碑重立也義興犯
本朝熙后嫌名改宜興予家先塋在焉屢訪許碑
不可得邑人張駒千里云今縣治之南有數叢冢
形製特文圖經以爲許氏墓上有一碑字作漢張
平子墓銘冢沐首六司農夫人劉氏山陰人自後

爲韻語漫滅不可讀所謂太尉碑則不復可見矣
紹興丙子冬過願山訪故人邵子門有殘碑云舟
行許氏墓側見在此石居民以爲浣垢之具意謂
人所弃而不有者戲取以歸索水洗而讀之雖首
尾不足知其爲馘碑也其文云歷司農衛尉太僕
遂登太尉所謂司農夫人者其馘之配乎碑叙官
爵若未樂少府悉漢氏所有字古隸與今文相錯
舊隸漫處則以今文足之疑後人不認礪去舊文
以今文刻于漫處所謂許碑重立也因模取墨本
跋其後以返邵子使之知寶此石無使後復有如
子者負之趨云

彭茶酒學校馳聲善破經義每有難題人多請破之
無不曲當後有兩省同僚嘗戲之請破月子彎彎
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彭停思久之云運子上
者無遠近之殊形于下者有悲歡之異人益嘆伏
公此兩句乃吳中舟師之歌每于更闌月夜操舟蕩
槳抑遏其詞而歌之聲甚悽怨唐人有詩云徙倚
仙居凭翠樓分明宮漏靜兼秋長安一夜家家月

幾處笙歌幾處愁盛行於時具載輦下歲時記云
是章孝標製與此意同

公孫賀爲丞相其子敬聲爲太僕驕奢不奉法盜用
北軍錢千九百萬貫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
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聲敬上許之且索一豪
民亭長之責至煩丞相親捕主守盜賊至于千九
百萬貫以捕一匹夫便得贖漢網可謂闊疎矣至
武帝以後則不然也

周禮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度四閭
爲族使之相恤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
之相調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又五人爲伍五伍爲
五五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又均
土地以稽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
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
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又井牧其田野九夫爲
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
爲都又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
三爲室室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匹馬五十家士一

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
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
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爲井三
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其制若不同又
且瑣碎學者多不考蓋比閭之法所以保養斯民
相生相養使隣里各有恩義秦漢間但令有罪相
糾而風俗壞矣欲行三代之政則比閭之法不可
不講卒伍之法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
合貢賦此卽後世保伍之法逐捕盜賊是也均土

地稽人民此言民數大約四家計口二十有四人
其堪任使者十人凡一井八家其堪任使者二十
人可見周家役民不窮其力井田之制四井爲邑
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孟
子曰方里而井計之則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
八里也名爲甸之意以其居六成之中成方十里
此言四丘爲甸甸與成其實一也鄭解成爲甸表
裏之意共出兵車一乘故謂之甸甸乘也十里爲
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在其中傍

一里以治洫故注云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是
八里出田稅旁邊一里治洫不稅論語注井十爲
區區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
一乘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爲丘
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丘匹馬三牛四丘爲甸共
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戎賦備且謂之乘馬是據甸方
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焉雖
然成出兵車一乘爲七十五人耳而少康有田一

成有衆一旅成方十里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
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田百五十人矣
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兵夫家不
盡行故一車主率惟七十五人少康言衆一旅蓋
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也司馬法乃言輿賦之數
據前項民數一井八家可任使者二十人今六十
四井爲五百十二家其堪役通一千二百八十人
而籍於司馬之法者纔七十有五入蓋四百二十
家有餘只賦兵二十五人耳司馬法又有炊家子

廐巷衣裝樵汲二十五人當出外又法晦百爲夫
里徒二十人此言徵調之數據前項兵籍四邑爲
丘十六井今云十井爲通促零就整以十起數耳
田制以八家爲井起筭兵制以十人爲什起筭各
從其宜非有損益也此閭亦以整數四丘爲甸凡
六十四井其籍七十有五人今十通爲成加前一
丘三十六井之地爲百井八百家是謂二百八十
八家其丘亦當添一甲有零只調三十人蓋四分
常兵之數而徵發其一故八百家止言三百家番
休者常五百家也稽數凡百井八百家得爲下四
千八百人堪任使者二千八十分二千之一有
奇爲一百人有奇又四分百人之三有奇止發三
十人耳百里千里皆然車馬亦然自丘備四馬但
賦一馬積四丘爲甸凡四甸方賦一乘故促十六
井爲通通出一馬復加百井爲成成出一車亦無
增減甸言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成言七十人徒
二十人蓋調特差擇宜爲士者居多也

雲麓漫抄卷之三終

言然則言對十二人甲士三人知言十人對
共為魚出魚出魚出魚出魚出魚出魚出魚出
一魚出魚出魚出魚出魚出魚出魚出魚出
十人耳百里千里皆然車馬亦然自立論曰
音為一百人音又四公百人之一音五公三
千人百人其卦對音二千八二十八之二一
音

麓漫抄卷之四

宋景安趙彥衛著

明會稽商濬校

熊啟齋漫錄記間亦博矣第一卷書佛法乃引列子
商大宰答問之語曰西方有聖者焉不端而不亂
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以
謂佛並原天地之始又列禦寇之書與莊子皆宗
老氏凡言列子者非舊文前賢固言之矣老氏之
徒所云西方謂西王母之類故周穆王西遊非佛
之西方也佛法未入中國周柱下史豈肯為傳會

非聖之書反誣先哲耶。今佛之書見在。觀其入山
修道。蘆茅穿射。降魔驅鬼。屬意空寂。有所謂不端
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與堯舜
民無能名乎。借使其法果與天地並原則。人類滅
已久矣。只此一事。便見所學。又言秦益公生日。蜀
人李善詩云。無窮身有無窮樂。第一人爲第一官。
其後言者以爲過有旨禁之。仍著爲令。然前輩類
多有之。如荆公東城皆有曾魯公張文定生日詩。
又載曾郡守獻秦十純裴度只今稱聖相之句解。

云李義山韓碑詩。帝得聖相相曰度。蓋取晏子春
秋仲尼嘗之聖相也。意以禁生日詩爲非聖相。爲
可稱。其它詬訾前賢爲不少。又如詩人得句。偶有
相犯。卽以爲蹈襲。及特記博妄有穿鑿不暇。一一
論夷考其人。姓吳名曾。字虎口。撫州臨川人。秦益
公當軸時。上所業得官。紹興癸酉。自赦局改右承
奉郎。主奉常簿。爲玉牒檢討官。秦薨。不敢出其第
十九卷。自稱不樂京局。且不能委曲。時好恐以罪
去。以此惑後人。蓋癸酉歲初。興大獄。鉏治吳士大

夫時則必有以取媚致身清要宜乎取聖相而以
禁生日爲非釋氏之教與天地並原也

三衙有殿帥馬帥步帥馬帥俗呼馬軍杜詩洗盞開
嘗對馬軍唐已有此語

陶穀使吳越錢王因舉酒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
仙客陶對曰口耳王聖明天子客錢塘宣政間林
攄奉使契丹國中新爲碧室云如中國之明堂伴
使舉令曰白玉石天子建碧室林對曰口耳王聖
人坐明堂伴使云奉使不識字只有口耳王却無

口耳王林詞屈罵之几辱命彼之大臣云所爭非
國事豈可以細故成隙遂備牒奏上朝廷一時爲
之降黜後以其罵虜進用至中書侍郎

杜少陵故衛將軍挽詞有曰赤羽千夫膳黃河十月
冰修可注云家語赤朝者日台羽者月千夫膳言
所膳者千兵也師古曰古詩云桃花亂落如紅雨
赤雨言落葉也此章言將軍善舞劍及彎弧故曰
舞劍過人絕鳴弓射獸能鋸銘行惟順猛噬失躄
騰赤羽千夫膳黃河十月冰橫行沙漠外神速至

今稱則赤羽謂箭言弦不虛發發必得獸可以供
 千軍之膳苟如所注則不與下句對而意殊遠矣
 漢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諭糜墨大小二板蕭子梁答
 王僧虔書曰仲將之墨點如漆又陸雲與兄書曰
 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令送一螺不
 知諭糜石墨果何物為之近世貴松烟取烟之遠
 者為妙故江南李氏時有墨務官李廷珪等墨見
 存東坡時歐陽季默以油烟墨二遺坡謝以詩有
 云書窗拾輕煤拂帳掃餘馥辛勤破子夜收此一

寸玉蓋是掃燈烟為之邇來墨工以水槽盛水中
 列龕椀然以桐油上復覆以一椀專人掃煤和以
 牛膠揉成之其法甚快便謂之油烟或訝其大堅
 少以松節或漆油同取煤尤佳

唐房千里竹室記在云環堵所棲率用竹以結其四
 角植者為柱楣撐者為棖楠王元之竹樓記蓋其
 餘意予嘗至江上見竹屋截大竹長丈餘手破開
 去其節編之又以破開竹覆其縫脊簷則橫竹夾
 定下施窻戶與瓦屋無異西人又有版屋詩云在

其版屋各從其土俗云

近日優人作雜班似雜劇而簡略金虜官制有文班武班若鑿卜倡優謂之雜班每宴集伶人進曰雜班上故流傳作此

陸羽別天下水味各立名品有石刻行于世列子云孔子淄澗之合易牙能辨之易牙齊威公大夫淄澗二水易牙知其味威公不信數試皆驗陸羽豈得其遺意乎

古之祭墓與後世不同隨州有隨侯冢山形如飛鼠家右其背手對山有錢臺號為祭墓臺至今人呼為隨侯祭墓臺

王明清字仲言有揮塵錄云塵史亦其從祖王彥輔所撰則二書皆出一家彥輔並國史中事揮塵錄載張者既貴嘗欲置酒奚禁從上許之既晝集羅帟翠幕稠疊圍繞繼之以燭列屋娥眉豪侈不可狀每數杯各少榻如是者三數暨至徹席出戶則云已再晝夜實恐未必然蓋侍從官有朝衣逢旦欲入局治事凡人一夜不寢輒困倦豈有兩晝夜

而不覺朝廷爲之廢務殆仙子爛柯之說矣所以
孟子有盡信書之歎

今之民間所納夏秋二稅蓋唐大中間取一年諸色
科歛最重者定爲二稅則諸色科歛已在其間後
唐天成三年七月十三日勅三京鄴都諸道州府
鄉村人戶自今年七月後于夏秋田苗上每畝納
麩錢五文足陌一任造麩酒貨賣則是再增酒麩
錢矣又置坊戶以三年爲限限滿必增錢實封投
狀百日限滿拆封給價高人上戶增價攘奪洎其

久也課高難辦又創立戶酒之說將一坊酒額盡
均苗頭上舊坊戶既有醞具上戶亦有力造酒酤
賣五等下戶自令出錢數且零細家至戶到貽害
良農目合浙東湖北皆有斯解悉緣達官慕愛民
之虛名忘久遠之利病爲無窮之害予向在漢東
偶有爲此舉力爭得免故書以告來者

古人多言阿字如秦皇阿房宮漢武阿嬌金屋晉允
甚阿戎阿連等語極多唐人號武后爲阿武婆婦
人無名第以姓加阿字今之官府婦人供狀皆云

阿玉阿張蓋是承襲之舊云

王迥字子高族弟子立爲蘇黃門壻故兄弟皆從二
蘇遊子高後受學於荆公舊有周瓊姬事胡徽之
爲作傳或用其傳作六么東坡復作芙蓉城詩以
實其事迥後改名遽字子開宅在江陰予曩居江
陰常見其行狀著受學荆公甚詳結與聞其家盡
哀東坡兄弟往來簡帖示人然散失亦多矣其孫
察以母宗女恩得右職常爲鎮江都統司機宜聞
其得帖於都統司又有謝賜御書詩繡裳晝充雲

垂地者并表用絹朱界以寫之其自珍如此機宜
公之外祖齊安郡王士儂取去爲光堯壽今在天
上矣

洞庭有山水之分吳中太湖內乃洞庭山產柑橘香
味勝絕昔蘇州吳融王維蘇子美詩序皆指山爲
言楚之洞庭乃太湖連亘數州邊湖亦產甘橘襄
陽記李叔卒救子曰龍陽洲有千頭木奴龍陽洲
在洞庭側傍張華云橘在湖水側劉瑾云寄生於
南楚謝惠連甘賦頃予節太湖之區皆言湖邊初

不指湖爲言今湖南多出鼎柑亦此義洞庭名同
其判如此

秦太師十客施全刺客郭知運逐客吳益嬌客朱希
真上客曾該食客曹冠閑客康伯可狎客 莊

客 詞客湯鵬舉惡客施殿前司軍校不附議
和以斬馬刀鬻于街傍俟秦輿過害之賴直傘兵
執任伏誅郭臨安人登科以少俊選爲孫壻秦每
夕必留三盃郭多出久至中夜或它宿留門以俟
秦嘗以佩刀分遺子壻一日宴集皆佩之而郭已

遣人矣秦大怒適會其夜出令門者無納遂罷親
吳益常之宜興人門蔭爲人純謹遂令繼郭改吳
爲臨安倅驟得次對秦薨以無實歷不得親民蔭
補不行後得一子承官晚還其致仕朱希直洛人
以遺逸召旣致仕復出多記中原事秦喜之秦薨
復歸嘉禾曾該戚里與其子熹爲姻家頗有才用
事爲戶部侍郎後安置新州曹婺之東陽人登甲
科爲秦閑客不一歲躡進奉常簿中書檢正秦旣
薨追其科甲復還上舍後再登第難於入差遣有

爲之地者得簽幕荆門軍康伯可捷於歌詩及應用文爲教坊應制秦每燕集必使爲樂語詞曲湯金壇人本亦出秦門旣薨攻之不遺餘力餘二人則忘之矣

翟公撰祭儀謂或祭於昏或祭於旦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爲候其意出於洞微志返魂香事是捨三代聖人之說取不根之言可乎

書序云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今觀史記載釐降二女於媯嬪松虞帝曰欽哉卽接慎徽五典此

乃伏生本文蓋二典堯舜事相連虞朝方成書故曰虞書則知今舜典孔安國所分無疑舜典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曰若稽古帝舜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佐皆依倣堯典文爲之詳味其文與堯典不類安國雖分爲二典卒不行於世至隋始得於航頭遂與堯典並行史記多載尚書語不爲無補也經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古文簡奧學者當於聖人分上體

貼方見得舜蓋舜有頑嚚之父母傲慢之弟而能
盡孝曲意承順內則得其歡心外則使無犯於鄉
曲盛德日著堯聞之妻以二女卽後世尚主之意
堯非不能召舜而留於帝室以舜有父母故又以
二女嬪之家齊身正舉而加之上位孟子曰舜盡
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瞽叟底豫而天下化此語
得之豈復有浚井損廩等事此皆是將小夫賤隸
事體貼聖人孟子又復書之何耶使其嫂果治棲
所謂百官堯遣以隨主者主爲強暴攘略百官烏
得不以上聞而堯亦豈能但已也可發一笑史記
多改尚書本文人疑之蓋時未有訓詁曉者少故
易從漢書耳自安國變隸古後人不復見古文時
於史記見之

李太白詩吳姬壓酒喚客嘗說者以謂工在壓字上
殊不知吳人方言至入家酒有旋壓酒子相待之
語

青瓷器皆云出自李王號拓色又曰出錢王今處之
龍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唐陸龜蒙有進越器

詩云九天風露越寒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中
宵感沆瀣共稽中散闔傳盃則知始於江南與錢
王皆非也近臨安亦自燒之殊勝二處

醫書論人脉有寸關尺三部手掌後高骨下為寸寸
下為關關下為尺自高骨下至切寸脉指盡處得
寸為寸則自切尺脉指盡處上至中指尖豈非尺
乎古人以身為度故寓於脉以言之今醫家但屈
中指以兩紋盡處為寸或側手論夫長短雖不相
遠至問寸尺何以名脉則不能答

楚世為強國以齊威公之霸與之為敵謂之齊楚晉
文公之霸亦與之為敵謂之晉楚秦強曰秦楚吳
強曰吳楚自三代以來有國歷年可謂久矣其國
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在唐汝之間則是
鄧唐汝皆其北境鏡離居巢為東界及滅越至以
徐淮為東疆地亦可謂廣矣初熊繹都丹陽即今
枝江康為句亶王今江陵紅為鄂王今武昌執疵
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文王熊嘗始都郢今之郢州
古號郢都昭王畏吳去郢北徙郡東西蓋屢遷矣

朱子曰惡紫之奪朱也蓋朱與紫相亂久矣仁宗晚
年京師染紫變其色而加重先染作青徐以紫草
加染謂之油紫後人指為英宗紹統之讖已見王
氏書自後只以重色為紫色愈重人愈珍之與朱
大不相類淳熙中北方染紫極鮮明中國亦效之
目為北紫蓋不先染青而改緋為脚用紫草極少
其實復古之紫色而誠可奪朱按周禮義疏以朱
湛丹林三月朱乃熾之卽以炊下湯淋所炊丹林
取其汁又爾雅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窺三染謂

之纁士冠有朱紘之文鄭云朱則四入是更以纁
入赤汁則為朱論語君子不以紺緞飾纁入赤汁
則為朱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為紺更以此紺入黑
則為緇是五入為緇也若更以此緇入黑汁則為
玄是六入為玄也更以此玄入黑汁則七八為緇
矣則知古之朱赤汁染之紫與朱實相去不多今
之淺紫其近之矣

文士輕薄不顧道理有甚害義者孔平仲雜說載陳
侗陳汝羲同在禮院為博士職掌宗室軼祭每一

次得絹五十疋見一老宗室入朝在路指視曰此
輓材也我當得之二人相爭它日見有聯騎造朝
者則又曰此皆輓材也我當得之豈有活人遽欲
得財而願其死仁人固如是乎宗籍凡袒免親以
上賜名受官有親兄弟名士揭士芑士崑士綏者
乃寓不與之言於其間又有失之綏之亦此義也
其它令誅令繇等不可槩舉後又取恠僻字但欲
爲戲笑至於撰字行尤當致思使與國姓無妨如
不字連國姓固不美矣故皆以惡字綴之不與等

是也然不亦訓甚詩曰不顯文王言甚顯文王則
不與爲甚衰得乎高宗行實爲不字而孝宗從別
派入近又撰與字若字必字亦非可連國姓人無
言者不獨此耳徽宗書閣曰敷文取帝乃誕敷文
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以寓譏諷其刻薄
不遜如此

林高閩人擢第終屯田郎中子集亦擢第爲集賢校
理入儒學傳終于京師妻黃氏携其孤扶護將歸
葬閩道出姑蘇時蔣公侍郎嘗知姑蘇二子長子

希次子旦方年十二三贊文上謁蔣大奇之留姑蘇給以戴城橋官屋後號儒學坊為葵二視于寶華山蔣公遣其子與二林讀書希字子言後為樞密且亦為從官蔣之子即之奇字穎叔亦為樞密子言昆弟六人希且紹顏並登科遂為姑蘇人

本朝自收諸鎮之權令朝臣知其州事提刑轉運以糾察之而兵實無總之者紹聖二年置帥府兼兵馬鈐轄大觀二年又帶馬步軍都總管宣和元年改鈐轄為安撫使雖帶此職而公襲實不復可否

事情康召兵卒無應者紹興以後其權始重四川尚帶鈐轄乾道間嘗差總管至與帥臣爭坐位蓋法制不一也又如都督府太宗朝降制罷之今人不曉見唐時有此號妄寫某州大都督府尤見不知故事

本朝有糧料院按韻略料字平聲解云量也乃是量度每月合支糧食之處作側聲呼非是蓋俚俗以馬食為馬料誤矣

名年始於漢武往往皆寓美意或記一時盛事唐德

宗時思繼先烈曰貞元蓋欲法貞觀開元也本朝
改隆興欲法建隆紹興之義或云趙稔曾用之改
乾道又改純熙詩曰時純熙矣有言純旁作屯不
可用復改淳熙取淳化雍熙紹熙則法紹興淳熙
慶元法慶曆元祐開禧則取開寶天禧也

溧陽縣有東漢潘長史枝官碑或疑其爲校官字按
范曄漢書永平十年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
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
奏鹿鳴帝自御塤荒和之以樂嘉賓則東漢鄉縣

有校官矣

國朝進士累舉不第者限年許赴特奏名號爲恩科
在漢初平三年九月甲午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
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今耆儒年
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
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其依科罷者聽爲
太子舍人卽今之恩科也詳此天知唐制大凡補
官爲大理評事著作佐郎郎中之類當時以爲官
稱不理事別有兼守判知之官則知漢補郎中太

子舍人亦不領事以此爲官名耳不然郎中舍人何其冗也

晉書有載記其名蓋始於班孟堅東漢史顯宗時有人上書告固私作國史召詣祕書部降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祕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隸使終成前所着書

白雲一也而有數義郊子以秋官爲白雲類要云白

雲司職人命是縣皆言官名也陶洪景詩山中何所有隴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狀景也狄仁傑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人以為思親事梁瑄不歸弟璟每見東南白雲卽立望慘然久之復以為思兄事白樂天詩清光莫獨占亦對白雲同蓋指秋雲言也

趙充國屯田事乃兵家計策不惟宣帝與漢庭諸公先零罕开爲惑班固亦不識其幾漢用兵皆調發圭部國千里行師遇虜輒比今罕开等羗亦烏合

充國知其不能久故欲以計挫之但云兵難踰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又曰明主可為忠言兵當以全取勝及到彼但欲為留屯計凡與漢庭往復論難者不過糧草多寡耳幾初不露也羗人見其設施出於所料之外實不可久留故輸款而退趙亦奏凱而還在邊不過自冬徂夏元不曾收得一粒穀想亦不曾下種不然五月穀將穗那肯留以遺羗耶學者不以時月考之每語屯田必為稱首可笑

東晉時有檢校御史專掌行馬外事以吳混為之公襲至唐有檢校官自三公三師左右僕射至水部郎十三階國朝因之官制行並省中與用武節度一轉卽入開府儀同三司再轉為少保以太速故又取未改官制檢校官置三公三少檢校官檢校卽檢點之義未與正官且令檢點其事故杜子美有圈官檢校之語唐以前常言耳自為官稱人不復云

問人之年若二十則曰弱冠蓋不習句讀將兩句作

一句讀了。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亦兩句讀。論年則幼在禮則當學矣。二十曰弱冠，年雖幼在禮當冠矣。三十始壯，在禮當有室矣。四十曰強而壯矣。五十曰艾，在禮則服官政矣。六十曰耆，在禮可以指使人矣。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在禮不加刑矣。皆當作兩句點，今人並作一句點，誤矣。律文言黃幼丁實取此。

見孫仲益尚書說東都祕閣建隆遺事載藝祖囑趙韓王事在前三二年寢疾時明日着灸乃省因賜

器幣非是臨上仙時或移向後非元本又說實錄後來重修竄改失本意者多祥符間禁沈義倫本自後沈本難得今亦時見之可以參照

周人得夏后氏之鼎藏之太廟八百有餘歲矣周衰宋之社亡鼎淪入于泗水秦始皇滅周齊七日使萬人没水求之不獲宋今南京洙泗今兗州遠矣蓋周人設詞以拒人之說正如楚子問鼎而荅以九九八十一萬人可挽何涂而至之齊之事同秦不悟而力欲得之妄矣

唐八司馬皆天下奇材豈皆見識卑下而附于叔文
蓋叔文雖小人欲誅宦官強王室特計出下下反
爲所勝被禍耳善良皆不免當時有所拘忌不得
不深誅而力詆之後人修書尚循其說似終不與
爲善者非春秋之意也惟范文正公嘗略及之八
司馬庶乎氣稍伸矣

唐制縣令闕佐官攝令曰知縣事李翱任工部誌文
云攝富平尉知縣事是也今差京官曰知縣差選
人曰令與唐異矣又諸道判官資歷未至第曰簽
書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今亦反之

紹興初陝西五路惟熙河曲端將兵二十萬時鄜延
路安撫使王公庶忽承曲命來議事王委政路分
兵官卜自將數千人到鄜延留月餘不得見有將
官譚元猷年少氣銳與中言曰安撫過熙河不還
我將迎之卜執不可譚自以二千騎行密得王帥
所寓之地徑至其前王甚驚譚語其故且恐有它
意王悟遂上馬徑回曲聞之亦不追王公歸而憾
之未幾召爲福宓遂治曲反狀下獄以火逼殺之

元猷
弟說

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侵晨日出如在冰面
色淡而白中有二人一南一北南者色白北者色
黑相與上下甚速至日中光彩射火以水照之祇
見南白一人餘不見是年十二月逆亮送死於淮
南悟黑人為亮云
史記西門豹傳說河伯而楚辭亦有河伯詞則知古
祭水神曰河伯自什氏書入中土有龍王之說而
河伯無聞矣

嘗編周孔訓子事為圖目曰周孔家訓周公相成王
而使其子伯禽代受封于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
主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
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
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于一人
子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曰未也不學詩無以
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

乎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今人多言故實史記魯世家作固實徐廣注一作故

華祖御筆用南人為相設諫官非吾子孫石刻在東

京內中雖人才之出無定處然山東出相山西出

將古亦有此語其後王荆公首變法呂惠卿實為

謀主章子厚蔡京蔡卞繼之卒致大亂聖言可謂

如日矣渡江後士大夫不復言僅見于邵氏聞見

錄及長編漢高祖謂王濞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

亂豈汝耶聖人高見遠

識固不可以小智測度也

四卷終

